

從學習族語找到自己能力

臺南市原住民族語教學工作人員 張賢盛(Awi Yudaw 太魯閣族)

我是生長在花蓮縣萬榮鄉西林村原鄉部落(太魯閣族)的孩子，從小生活的環境裡人人都是用自己太魯閣語對話溝通，就像呼空氣一樣的自然，唯一不能說族語的地方就是學校。因為當年(58年左右)的環境剛好政府就是戮力在推動華語運動，而且推動得很徹底。也因為如此，在我小學求學階段當中，至今也有一些揮之不去的心靈傷害故事，那年我是全校第一位掛有寫「請說國語，不說方言」牌子的學生。因當天我是第一位進入學校校園的人，看到校長(客家人)站在校門口，我就很有禮貌用國語向校長道聲「早安」，忽然校長對我說您有說方言(因沒有其他人作證)，我當時愣了一下，回應說我是用國語向校長問安的，那位校長還是強制將牌子掛在我的頸項上，就開始站在校門口像犯人一般接受大家閱兵式的觀望；雖然當時心中非常的難過忍受這極大不明之冤，也只能忍受將眼淚直往肚子內吞。因此，直到他任期滿轉到其他學校服務，在我心中是永遠無法尊敬的一位長輩(我很難將他定位是一位學者)，因平常他對我們原住民族人是非常帶有歧視及偏見的。

放學之後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光，因為回到家後就可以很高興隨意說自己太魯閣語，無論唱歌聊天都不會像在學校開口說話時，總會顧慮一下再慢慢開口用華語對話，因為周邊的同學會隨時聽我們是不是用國語說話，好像在過警察抓強盜的日子很憋扭。學校在強力推動說華語約一學期後，大家也開始習慣用華語對話聊天。小學畢業後就讀國中、高中到大學，都是離開部落到平地城鎮及都會地區就學，平常所使用的語言幾乎就是用國語。長年在外地工作後，我說太魯閣語的機會就相對減少許多，除非在工作職場能碰到自己太魯閣族人，就會很刻意用太魯閣語彼此對談。我不說自己的族語並不代表我否認自己是太魯閣族人，而是我的生活工作環境中真的沒有碰到自己族人一起說族語；反而，我很認真工作、表現優異，獲得許多同事及長官賞識，以身為太魯閣族一份子驕傲。

我真正開始認真學習族語的關鍵時間，應該是我的兩位寶貝女兒在讀國中時期面臨族語認證考試。臺南市教育局有一個很棒的政策，就是在考前約兩個月時間，會為原住民學生開設一個族語認證加強班輔導時間(每周六半天)，因此，那段時間我都會盡量陪孩子到永康國中陪她們讀學習族語。當時的族語老師因為不是太魯閣族人，所以在發音語腔上，我個人聽了覺得不是很道地，也對族語認證考試的概念沒有深入的了解，只想要二位孩子族語認證能考過就好，所以我是以陪孩子學習及接送他們來上族語課這樣單純的心態，直到有天晚上，一個人靜靜在書房裡看書累了，忽然跑出一個意念，測試一下自己族語能力程度到底是在哪裡，沒想到第一次在電腦裡測驗所得到的成績，真的可以用「慘不忍睹」四字來形容，接續又考了幾次，成績依然差不多…那天晚上，我真的睡不好覺。也開始思索一個問題，我對自己的語言認識就是這

樣了嗎?日後也慢慢去翻翻二位女兒的族語認證教材，當然大部分內容我會看得懂，也有一些單字還比較生疏，也因為這樣多閱讀幾遍後，隔些日子再次在電腦重新測驗成績就比之前進步許多，雖然這只是族語認證考試題庫之一而已，卻埋下我對族語學習必需要去花時間的動機來源。

後來我從職場退休，還是有在南部幾所大學兼任體育教學，生活過得無憂無慮又自在，但我和臺南許多原住民朋友並沒有過多的來往，因此對都會地區原住民相關人事物等問題是很生疏的，對自己的太魯閣語言文化也沒有去留意，不過在臺南要找到一位同屬族群的族人一起說太魯閣語及談家鄉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後來慢慢的在寒暑假時間回家鄉花蓮參加許多族語研習，從研習當中漸漸找回對自己語言的興趣，也日積月累從學習中尋找兒時說族語的生活記憶。在研習課程中得到了許多來自部落牧者及耆老們有關族語內涵及文化知識，再加上開始閱讀許多族語短篇故事，對我日後學習及鑽研族語，有了相當大的啟示及鼓舞。大約花了一年時間，正式的去參加族語認證考試，運氣也很好也順利通過認證考試，隨即開始我在語族領域相濡以沫的豐盛之旅。

起初從事教族語教學時生活步調有點難以調適，覺得退休後生活應該要放慢一些，是當初比較沒有想到的生活改變，再加上當時還兼任一些大專院校體育課程，剛好教會正忙於建堂大事，經常需要在假日開會討論等繁雜的事物交錯在一起…。每天都忙碌奔波於各學校間上課，這樣的生活步調至今也快走完了十幾年頭了。數算這些將近四千多個族語教學日子，算是在我人生歲月中最有意義的生活，雖然備極辛苦也耗損許多體力，當中幾度想好好休息過完全退休的生活，但每每想到自己的語言文化需要薪火相傳，特別是現今都會區族語老師嚴重缺乏，如果雙手一攤丟下族語工作，就無人接棒，也就很難捨下這個重擔和情感。

回想這些年來投入族語教學工作，除了認真教學外也未曾停歇對教學技巧的精進及調整，對文化課程的深化及探索(祖居地尋根)更是花了許多時間去蒐集及整理，這對我教學內容上的啟發都有實質上的助益。要求自己慢慢開始練習族語書寫創作，鼓起勇氣報名臺南市賽及全國語文競賽原住民演說比賽…，參賽前花了許多時間去寫稿及準備，同時還要鼓勵及指導自己的學生參加比賽。連續好幾年這樣忙碌的教學日子，發現自己的族語能力慢慢在進步中，並非因為自己和學生參賽成績都不差，而是發現在學習過程中自己的族語能力也提升不少，印證了「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這句致理名言的真實意涵。

語言是很奇妙的，它不僅能夠用來說話溝通，也是一個文化知識的傳遞媒介，更是人類史上代代相傳的智慧精髓所在，象徵最重要的時代力量。雖然台灣原住民起初沒有自己文字，但藉助聲音、語調、動作等等，表達自己獨特的語言文化，而這些語言文化是需要點點滴滴去學習及灌溉的，若有一些環節沒有連結好或遺忘掉，時間久

了這些語言就會被人淡忘甚至無影無蹤。所以，我們常聽到一種語言消失時，等同是一個族群生命滅絕；就像現在許多原住民年輕一代不會說自己的族群語言，也不覺得族語傳承是關乎一個族群的存亡，因而對於自己(家長)在家庭傳承族語的觀念是淡薄的，對孩子在學校學習族語也漠不關心，認為教育及學習族語是學校的工作，殊不知家長的認同及支持是孩子在學習族語時最大的助力。

我自己是在部落長大的原住民孩子，小學階段也經歷了被禁說族語的歷史窘態，在求學過程中被同儕有意無意的取笑，但這些生活歧視及不公平待遇，非但沒有成為我讀書及努力工作的阻力，反而是我追求真理公義良善的一種助力。從小至今我常以身為原住民身分為傲，無論到哪裡始終就是抬頭挺胸往前行，因為我相信人與生俱來就是公平的，自己的身份、膚色及語言就是代表一種獨特的能力及表徵，有需要隱瞞遮掩及羞愧嗎。

族語教學生活雖然忙碌，也發現自己體力漸漸不如以往，但追求知識的態度也未曾懈怠過，一邊教授族語工作一邊攻讀博士學位，雖然許多時間被壓縮，但也越顯充實。族語傳承及教學工作，需要有更多古道熱腸心的年輕人齊來學習及耕耘，年少的不單是要在學校努力學習族語，社區部落也應該要營造一種良好的族語學習環境，最後回歸到家庭一家人一起共同快樂說族語，如此族語復振工程才會慢慢看到希望及新契機，當族群的生命重新被燃起，自古與大地共存的能力也會再次被重塑建造起來，Kmbiyax ta kana！